



酒陽文史資料

第四輯



卷之四
編者
酒陽文史資料

目 录

- 战斗在江汉三角洲 杨殿奎 (1)
- 重建天河根据地 赵抱一 (20)
- 几件难忘的事 马杰 (25)
- 两杆半枪打跑了陈希山 王启孝 (37)
- 天潜沔行委会北撤经过 雷春荣 (42)
- 一项未完成的使命 米贊沉 (51)
- 我与定国军 刘国钧 (55)
- 刘国钧由渝去汉途经监利 郭振武 (70)
- 我所知道的王劲哉其人其事 唐良雄 (72)
- 一二八师纵横谈 侯若愚 (75)
- 日军占据仙桃前前后后 龚茂发辑 (81)
- 抗日胜利仙桃地区受降记 蒋定国等 (83)
- 一个国民党少将军官的自述
——肖赞何在狱中的反省书 杨绍祖整理 (87)
- 潜伏县长 周杏元 (95)
- 起义前后 汪长香 (101)
- 严君寄诚传 张难先遗稿 (108)
- 忆张老挽亡友联语二则 徐臣亮 (109)
- 深切怀念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先生 王彬 (111)

柳正仪——沔阳第一个女留学生 芳 号 (114)
回忆父亲欧康生 欧志诚 欧福中 欧宜谦 (118)

杨胡之战 刘大发 (122)

白极会头目周亮 武身龙 (124)

寇英杰在仙桃种种 章灿宇 (130)

清末到解放前夕的沔阳 李银五 (134)

仙桃的烟赌娼 周 仁 (140)

(141) 沔阳土语 周 仁

沔阳回族教育事业 马明钧 (145)

略记方丈释常妙 何政秀 (148)

名汉剧艺术家牡丹花 肖菁輝 (149)

(150) 沔阳方言与汉江两岸方言的比较

十间房里溢乡音 李 悟 (152)

(153) 沔阳方言与汉江两岸方言的比较

赵勒弥横行汉江两岸 统战志 (153)

保和堂药店营业特点 陈少平 朱宪章 (154)

刺秀三轶事 彭树元 (155)

(156) 沔阳方言与汉江两岸方言的比较

编者与读者之间 (158)

(159) 鸡陵村诗稿 许官致信中宣部诗稿

(160) 三毛闻 (161) 三毛闻

(162) 三毛闻 (163) 三毛闻

(164) 三毛闻 (165) 三毛闻

(166) 三毛闻 (167) 三毛闻

(168) 三毛闻 (169) 三毛闻

一个原国民党少将军官的自述

——肖贊何在狱中的反省书（摘录）

【编者按：肖贊何，男，现年46岁，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先后充任国民党中央尉分队长，上尉督察员，少校参谋，中校参谋主任，上校参谋长，少将高级参谋（成都军区证明）及沔阳县县长等职。肖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随部起义投诚。之后，曾在成都西南军区高级军官研究所和重庆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被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县，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由沔阳县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其子肖剑平为其父肖贊何的起义人员政策落实问题，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诉。中共沔阳县委根据党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实行“既往不咎”的政策，责成沔阳县人民法院对肖案进行了复议，并报请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于一九八四年五月以沔法（84）刑二裁字第4号裁决书宣布对肖贊何予以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按起义人员对待。并发给肖贊何的遗属一次性补助九百元。一九八五年，沔阳县人民政府还给肖贊何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并将“证明书”寄给了他在湖南工作的儿子。其子肖剑平在接到“裁决书”后，曾向沔阳县人民法院写了感谢信，表达了他们全家对党和人民政府衷心感激之情。

最近，我们到沔阳县人民法院查阅了肖贊何的档案，现将

肖赞何的“反省书”进行摘录、整理，题名为“一个原国民党少将军官的自述”予以发表，其后附肖赞何之子肖剑平的感谢信。

根据有关史料证明，肖赞何原来确系国民党中央反共反人民的骨干分子。尽管他过去作了许多危害革命，危害人民的事情，但是，此文我们仍予发表，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党对国民党军政起义投诚人员实行“既往不咎”的政策是无比英明的。同时，也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能使全县人民知道肖赞何一生所走过的道路。】

我叫肖赞何，河阳县长塘口区魏家庄村人（现八潭乡高农村）。祖父肖培发，是个讼棍，吃鸦片，乡人皆畏之，父亲肖植越，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父母生我们兄弟四人，我是行三，还有一个姐姐。弟兄分家，我得五亩多湖田。从八岁起，开始入学，读了几卷孔老二的书，到了十八岁的时候，因家穷而辍学。在家种了两年田之后，到脉旺嘴周顺发花行当学徒，因老板娘虐待学徒我就跑回了家。

投身行伍

在我离开周家花行后，不久，张家大姓毒打我的老母，未二日，当地大恶霸地主李善平又到我家调戏我的姐姐，被我嫂嫂痛骂一顿后，李还扬言要到脉旺嘴警察所告我们的状，吓得我们全家逃跑在外，久久不敢回家。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内心难过到了极点。因此，下决心到军队里找出路，不报此仇，誓不回家。我于一九二五年到北洋军阀陈嘉谟的廿五师九十九团当补充兵，开始了行伍生涯。一九二六年北伐，投

身到十五军廿四师十四团当班长，一九二七年该部改为（湖北）省防军，我任文书上士；一九二八年该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我考入该军十九教导团；一九二九年，教导团改为第四集团军随营军校，我学炮科；一九三〇年，随营军校又改为中心军校武汉分校。这时，我急于求官报仇，不愿长期学习，就到樊城任襄樊汽车路的监工员，监修樊城到襄阳公路的几道大桥。一九三一年，我任襄樊军警督察处的中尉督察员。一九三二年，回沔阳，任县保安团的分队长。一九三三年七月，我重任沔阳县自卫队的分队长。一九三四年，改为湖北第六区保安第一大队，我任中队长。一九三五年，我调任大队附，带职到江西星子县军训班受训六个月归队后，队伍改为湖北保安第十团，我任三连连长。一九三六年三月间，驻防大洪山时，我率部击败由河南来的大杆股匪，恃功藐视营长，企图取而代之。为此，营长诬我吃空饷，隐瞒战利品，我被撤职查办，在京山坐了两个多月牢。一九三七年上春，到南京军校调查处登记，转送星子县军官研究班受训。

派 往 敌 后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当时，我曾到国民党陆军参谋本部应考秘书职务，被录取。同年八月抵达南京，见到康泽、刘伯龙等人，才知道我被改充中尉副官职。

随后被派随同刘伯龙赴华北敌后八路军驻地做联络工作。九月间出发，因刘伯龙不肯去，我又改随李德（国民党军官）联络参谋同去。我们先到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报到，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并换发了八路军证章。之后，我被派往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师长那里做联络工作。太原失守

后，我绕道革命圣地延安，见过毛主席。在延安，参观过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离开延安后，经葭县过黄河抵达晋北的岚县，又到贺司令员那里住了三个多月，看到共产党带兵，不讲打骂，官兵一致，使我深受教育，我在那里还学习了一点游击战术。我记得当我随联络参谋李德返汉述职时，向贺司令员告别，贺向我们提出三点要求，转达国民党当局。这三点是：一、补充武器、弹药；二、增加军费；三、加发医药用品。并叮嘱再三，要一定转达。我回到武汉后，日军已开始进攻马垱要塞，因李德参谋在武昌两湖书院被日机炸死，我一人前往康泽处求见，述职。只见到了康泽的秘书袁永馥，我向袁转达了贺司令员的三点要求，却遭到袁“混蛋”二字的答复。以后，国民党破坏了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协定。这时我也暂时失了业。

投靠陈诚

一九三八年初，陈诚的武汉卫戍司令部改为第九战区司令部，我由同学赵伟虬介绍任该司令部的额外少校参谋，后我又以联络参谋代理湘鄂赣边区游击指挥部参谋处长名义（陈诚任指挥官，孔荷宠任副指挥官），去边区搞游击工作。武汉沦陷后，一九三九年，陈诚成立第六战区长官部，我经张振国介绍，任该战区额外少校参谋，被派到石首县江防线上，负责联络江防部队，侦察武汉到沙市与岳州间三角地带的敌情动态。这时，我以钦差大臣自居，串通江防部队，勾结奸商做了一笔猪鬃和纸烟生意，赚了大几百元。我又聚赌抽头，两年多时间，抽头钱一千三百多元，在石首买了四十二亩湖田。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军委会成立荆沙混成队，王子民任总队长，我又被陈诚起用为中校总队附。我参加并指挥了荆沙暴

动，军委说我指挥有方，并传令嘉奖。随后，混成队集结于湖南益阳县境。改为别动军益训班，我任中校教官。一九四三年，益训班结束，编为别动第四纵队，我任指挥部的中校参谋主任。同年，七月间，被调任第二支队第一大队长，代支队长。常德会战时，我趁机扩充队伍，收编地方武装，将部队布置在长江南岸，妄图阻止新四军过江在我防区内活动。常德会战结束后，指挥官何际元，说我扩充队伍，存有野心，将我部解散，并要枪毙我，后经指挥部的全体官兵作保，将我关了一个星期的禁闭。我托病告假一段时间后离职。

充 任 县 长

一九四四年，我在假期中，到恩施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活动河阳县长职，十二月廿二日我被委任为河阳县县长，到公安县甘家场成立了沔阳县流亡县政府。我为什么要活动当河阳县长呢？一、想升官发财，但无背景、特长，必须到最艰险的地方去，干出个名堂，才能取得国民党当局的信任，而飞黄腾达；二、河阳是我的家乡，会有人支持我，如果策动伪军反正，而江北整个地区就会落入我的手掌之中；三、国仇家恨，我的姐姐是被几个日寇轮奸后致病的，她的公公也因此事被日寇打死，报仇雪恨，也是一个原因。基于以上原因，我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由公安化装潜回河阳县境开始活动。万恶的伪军头子苏振东，不但不支持我，反而多方阻挠，两个多月的狡兔生活，使我绞尽脑汁，也难以开展活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的我，是乐、急交集。乐的是中国抗战胜利了，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建设国家了；急的是我个人的计划成了泡影。随后，我又抱定决心，忠于蒋介石，争做一个反人民的“模范”县长，继

续大干一番。

反 共 反 人 民

我潜回河阳县境后，就千方百计的积极收编伪军部队，扩大我的反革命势力。在河阳除了伪军苏振东部和我作对外，而本县当时南北两个汉奸县政府的自卫武力，事先都与我有些联系。我首先收编了两个自卫队的人枪二百余，将收编的队伍编为一个大队，辖四个中队，由原伪军头目胡康（伪河阳县保安中队长）率领开驻峰口四出清剿，和人民的军队作对，摧毁人民政府，残害无辜群众。不久，胡康所部被汉沔指挥部所率领的人民军队全部歼灭。这时，我的反革命气焰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嚣张。将县政府暂时设在张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我亲自带领自卫队到郭河一带进行清剿，出其不意，在人民（新四军）手中获步枪两支，并捉到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新四军战士，用残酷的手段，将这个青年的耳朵剪了一个缺口，儆他以后再不当新四军。之后，不久，县政府就搬到了沔城。

一九四六年，年卅的晚上，我亲自率领匪队，经彭场到下查埠协同驻西流河的国民党军十一师的郑连，向驻扎在汉川县六屋台、曾家石桥一带的川汉沔游击支队围攻，郑连兵士两名被击毙，伤三名，我部无损失。尔后，我又单独调集了三个伪自卫队，亲自率领，向川汉沔游击支队进扰。首先在汉川的西河遭遇，未打几枪，对方就撤退了，而我却率部连夜追击至汉川的芦牌后，才收兵回仙桃。即将匪队布置在天河边境、襄河沿线，准备进扰范关、毛咀一带的新四军。

我除积极收编伪军，扩充实力，和人民作对外，还积极推行反革命政令，按新县制重新编组保甲，实行连坐法，办理民枪登记，举办所谓“清剿人员训练班”，抽丁派款还在民间登

记新四军家属等，采取了种种反革命措施企图巩固反革命统治。

一九四八年六月，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副司令刘召东及其高参王子民二人将我介绍给霍揆彰，霍委任我为该部上校参议，兼任荆、江、潜三县联防指挥官，并收编了长湖里大土匪张子华部。不久，我又被调任天、川、沔、汉、监五县联防指挥官。同年十一月一日，我赶到新堤成立了五县联防指挥部。未几日，将指挥部推进到峰口，接了一百九十七军某团的防务。这时收编了实力较大的土匪头子邢清堂部队，并委任他为指挥部的直属支队长。我经常派出部队向白庙、施家港、戴家场一带游击，常与武工队接触。五县指挥部只搞了四十多天。

一九四九年初，新成立 130 军时，我兼军部第三科科长（负责作战与训练）。不久，部队开益阳，湖北省主席朱鼎卿从益阳退到恩施后，派我到湖北保安司令部当额外高参。

随部起义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间，朱鼎卿电令我到恩施，我向朱表示愿赶到鄂中收容被解放军击溃了的各保安部队，继续与人民为敌。而朱却派袁亮甫司令、何大熙指挥官前来接替了我原来的工作。我向他们交结后，随带勤务兵一名即由恩施，转万县到重庆。重庆解放后，我又逃到成都，准备远奔西昌，一直跑到底。当我绕道川西，快到大邑县时，遇到了解放军，又只身独影窜行山地，遇到了当地的自卫队，将我身上的行装剥得精光，无法再逃，不得已，又返回成都。这时，朱鼎卿也逃到了成都，我只好重归旧部，随朱一同起义。

改造思想

在起义之前，认为自己反人民的罪恶严重，决不会得到党

和人民的原谅。尔后，看到《约法八章》，不是我那种错误的想法，但心里还有点怀疑。起义之后，我首先被分配到成都西南军区高级军官研究所集训。到一九五〇年六月由成都高研所转到重庆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学习主要是改造思想。在成都集训编队后，听说是贺龙司令员主持西南地区工作，心里想去见见他。回头一想，共产党人是不以个人感情超过革命原则的，我过去曾和他一起工作过，但说不上和他有什么特别关系，认为还是学习后再见他为好。在学习期间，我尚能积极地进行学习，诚恳地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检讨自己的罪恶。当我在三月十一日被捕时，学校的主任亲切地对我说：“共产党的政策是永远不会变的，你的学习成绩当然是存在的，你回到家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后，或来西南工作，或在地方工作由你选择，你的家属，组织上当然替你负责到底，你好好保重身体，去吧！”轻轻几句，说明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杨绍祖 整理）

肖剑平给沔阳县人民法院的信

沔阳县人民法院：

从北京出差回来，得知贵院为落实我父亲肖赞何之事，历尽艰辛，并派员专程来长沙，（使我）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感激的泪水夺眶而涌。尽管家父早已离开人世，但党的政策温暖着我们的心。当我们接到贵院对家父肖赞何的裁决书后，我曾给你们去过一信，希望你们能根据中央有关政策精神，对我母亲三十多年来生活费用给以适当的补助。请恕我措词不当吧。因我当时觉得，根据中央精神应有所抚恤，求得心灵上的安慰，数目多少无有考虑。现在听我爱人说了你们的想法，让你们为难了。在此，深表歉意，望谅。

家兄带着党的温暖之情的九百元钱给我，他与小妹坚决不肯分享此款（因为他们一直反对我与大妹力争落实父亲的问题），我与大妹极力说服了他们。我们认为，作为父亲的后代，有权分享党给予的温暖。同时，要他们坚信党的政策，振奋精神，奋发向上，自强自立于四化建设之中。

对于我自己，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文化、生产、科学知识，学习经济理论及企业管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力争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重托。

再一次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肖剑平

1984.8.5

“潜伏县长”

周杏元

潜伏县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畸形怪胎，是国民党安置在沦陷区的别动队。每县沦陷后都留下一个潜伏县长。据说派遣这一人员的目的是：一、沟通沦陷区与大后方的联系；二、宣慰国府对沦陷区人民的关怀；三、策动与争取伪军起义，四、注意异党动态，好采取对策。一至三点，说得多么好听，冠冕堂皇的门面话，四点则是不打自招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纪实。

那些潜伏县长都是当地的地头蛇，反共反人民的老手。他们在沦陷区干尽了坏事，声名狼藉，受到了沦陷区人民的唾弃，降低了“国府”的威信，增加了沦陷区人民对“国府”的离心作用。

那些潜伏县长象幽灵似的，来去于维持会（或伪县府）与伪军司令部，作他们的座上客。伪军政人员认为“潜伏县长”是“重庆客”，不敢怠慢。那时因历史原因，“重庆”在沦陷区的影响不小，一部份人对“重庆”寄以恢复国土的希望。伪军政人员礼遇“潜伏县长”是为了留条后路，希冀光复后为他们缓颊说情，承认他们是“曲线救国”，免作汉奸论处。“潜伏县长”利用伪军政人员的这种特殊心理，进行敲诈勒索，花样百出。伪军政人员无可奈何，不得不忍气吞声，强笑为欢，把刮地皮变成的金条银元，很慷慨地奉献给“潜伏县长”。

肖赞何是河阳的“潜伏县长”。在1931年“清乡”时，任河阳自卫队第四中队长，驻周邦，屠杀近百名革命者，满手血

腥。曾在周邦强占商民×××之妻作妾。武汉沦陷后，肖随军转进到恩施。1942年在恩施省府衙命回沔阳当了“潜伏县长”。

在通海口，肖赞何穿着长袍统袍，背着一捆灯芯，扮作卖灯芯的，来到伪独立旅的司令部，叫哨兵去说“中央”的县长肖赞何要会见司令。哨兵进去照着说了。苏振东问是什么样的，哨兵说是个卖灯芯的，苏振东说不见。哨兵出去说，司令不见，请便。肖又叫哨兵二次去要求会见，苏又不许。这时，苏的参谋长郑辅汉在场，感觉这事蹊跷，请司令见了也不妨。于是苏振东叫哨兵传见卖灯芯的人。

肖赞何昂首阔步地走进伪司令部，问了谁是苏振东，对着他说：“苏逆振东，胆敢拒见中央派来的县长，该当何罪？”苏振东也站起来怒吼：“你是哪里的奸细，冒充‘中央’的县长，来人！与我绑去崩了！”郑辅汉见剑拔弩张，怕事情弄僵，急忙化解，叫卫兵们且住，请司令少安勿躁，对肖赞何说：

“口说不为凭，凭证见分晓。先生自称是中央派来的县长，请拿出凭证来！”肖赞何说：“有凭证，来仔细瞧！”在褡裢里掏出布包的关防大印与委任状。郑辅汉前去一看，果是真的，忙对肖说：“肖县长，我有眼无珠，失敬失敬，有罪有罪。”苏振东也跟着转弯，说：“我不仅失敬，还冒渎了县长，但不知者不为罪，请原谅！”这时肖赞何严正而又缓和地说：“苏振东！我个人无所谓。你在沔阳犯的罪，罄竹难书，你应当立功赎罪！你是黄帝的子孙，怎么对鬼子死心塌地。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赎罪，你可愿意？”苏振东怕将来中央问他的罪，连忙说：“我是中国人，只要对抗战有利，我尽力而为！”肖赞何说：“好！你还是有民族自尊心的。现在有一支地下游击队，在沙湖至熊口一带活动，他们惩办顽固不化的伪军官，打击异党奸匪都很有战绩。目前急需军饷，望你资助十万日钞，送至

沙湖维持会徐伟民处，让徐转交他们。只要你能这样做，我将向恩施省府禀报，记你一大功，胜利后作为改变你的处境的依据。我还有事，告辞了！后会有期。”苏郑都留肖住几天，肖不允，背着一捆灯芯扬长而去。

苏振东按照肖赞何提出的要求，把十万日钞送至沙湖交给了徐伟民。

苏振东并非白痴，事后派人去调查，哪里有什么地下游击队！是惯匪何言坤与驻沙湖的伪军王伟哲发生冲突，被王伟哲逼得走投无路，经肖赞何调处，冲突暂停。苏振东又气又笑，说：“妈的×，大翻西，什么‘潜伏县长’！强盗挖到更棚里来了！国民党的县长就是这样的货色！老子儿暂碰到，儿暂铳他！”

在仙桃，肖赞何穿上毕挺的时装，锃亮的皮鞋，象风度翩翩的绅士，到伪县政府门前，拿出他的名片，叫门卫传进去，说要会见伪县长朱云章。过一会，朱云章出来，卑躬屈膝地迎肖进去，说：“肖县长驾到，有失远迎，罪甚，罪甚！”肖说：

“休要客气！”搭讪了一会。肖带嘲讽地说：“朱云章！后来居上！你的盐价，超过你的前任了。”朱云章听了，如芒刺在背，冷汗直冒，知道肖在抓他的劣迹，连忙申辩说：“盐价是大些，但我并没有染指。盐的进价也是比以前大了。”肖忿然地说：“谁跟你算账！以后（抗战胜利后）会算的。你听得民谣没有？沔阳沦陷，天高三尺。沔阳的地皮刮得太狠了。这暂且不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眼光要看远些，不要以为可以当一辈子干儿子，要留条后路。我代为省抗日动员委员会募抗日救国捐，要你们县捐五百万元，没有法币就用光洋抵付，两周内交齐。同时要注意共产党的襄南游击队活动，要注意他们的动向，及时向我汇报！”朱云章听说要钱，心里的铅块落下去

了！诚恳地说：“肖县长！你给我指了明路，太感谢了！我为了赎罪，坚决做好这两件事。”当即商洽了交款的办法与以后联系的途径。朱云章怕“中央”将来找他的麻烦，把肖所要求的都做到了。他还戏弄地说：“银亮眼睛黑，谁个又不爱，羊毛出在羊身上。我没有衙门田，衙门地，钱从天外飞来！高了三尺的沔阳的天，又要加高儿寸了！”

在脉旺嘴，肖贊何与警备队胡上九，维持会的秘书张鹤舫早有联系，常在一起厮混，气味相投。有一次，肖到维持会去，正值胡上九、叛军古鼎新部李营长，宣抚太君从刁汉湖扫荡归来，设宴庆功。胡上九当即请肖参加宴会，为扫荡获胜碰杯。胡上九并把李营长与肖作了介绍。肖说：“李营长跟我们是朋友，太君也将是朋友，湖那边的人（指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敌人。李营长说：渝（蒋）宁（汪）终归是一家，共产党是我们的死对头！要坚决消灭。”从这些茶余酒后的谈话，可以看出这群魔鬼们是怎样地敌视人民！

脉旺维持会秉承宣抚太君的旨意，为安慰参加扫荡的皇军，到汉口找来二十名妓女，设了个“慰安所”，让皇军官兵轮流值寝。有个花名“花王”的妓女，容貌动人，为宣抚太君所宠爱，封为禁品，不许别个分享。可是“花王”跟郑均安（副会长）一见钟情，暗中瞒着宣抚太君，与郑鬼混。肖贊何也是个色狼，见“花王”楚楚可人，不禁垂涎三尺。肖在胡上九那里喝酒，示意地说，皇军出去扫荡一下，就要慰安慰安，我跋涉万里，不也应当……胡上九会意地说：“县长未免有情，谁能遭此，是英雄，必风流。不过，县长到慰安所值寝，说起来不雅。且‘花王’是太君的禁品……不如我另觅巫山，瞞着太君，与‘花王’去行云作雨。”肖贊何与胡上九果真都说到做到了。那时河山破碎，人民在日寇铁蹄下呻吟、挣扎，民族危

机如累卵，这位潜伏县长竟有那样的闲情逸致，纵情酒色，这不是全无心肝的陈叔宝的后代么？

丑闻不胫而走遍脉旺。人们鄙夷地说：“堂堂县长，太丢‘中央’的人，‘中央’的县长，公然喝日本兵的杯底酒，吃日本兵的碗底饭，睡日本兵的尿臊铺，可耻也夫！可鄙也夫！”

日本投降，举国重光，肖贊何由潜伏县长变为公开的县长，乘着吉普车在沔城、仙桃街上兜风，横冲直撞，好不威风，肖同“重庆”凯旋的“劫收大员”，在日伪企业的前门贴封条，从后门把汽车开进去装走物资，大发胜利财。

肖贊何没有忘记胡上九的旧情，把胡上九的几十条枪收了编，派胡上九当了县自卫队的中队长。他是否为苏振东、朱云章说情了呢？无可奉告。